

麦家自选集

密码

麦家^著

麦家

014033906

1247.7
1590

麦家
——
著

密
码

麦家自选集



I247.7
1590



北航

C1722231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014033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密码 / 麦家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(麦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5399-6355-6

I. ①密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7317 号

书 名 密 码

著 者 麦 家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张秀玫 殷其泉 崔婷婷 李 侨 汪 婷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74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355-6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,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密码	···	1
让蒙面人说话	···	70
四面楚歌	···	127
寻找先生	···	193
一生世	···	205
一件小事	···	224
偏执、正果、写作(李敬泽)	···	228

密 码

7041 3364 9130 5917

8309 5910 7339 2521 0391 4469

——题记

日伪时期，杭州城区还没有现今的五分之一大，但这座城市的魂——西湖，一点也不比现在小，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，像著名的苏堤、白堤、断桥、西泠桥、望仙桥、锦带桥、玉带桥、锁澜桥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阮公墩、湖心亭，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，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、钱王祠，孤山上的西泠印社、秋瑾墓、放鹤亭、楼外楼、天外天等，以及南边的白云庵、牡丹亭、净慈禅寺、报恩寺、观音洞，北边的保俶塔、双灵亭、岳庙、双灵洞、栖霞洞等。统而言之，即我们通常

所谓的一山二月，二堤三塔，三竺六桥，九溪十八涧，在那时光都有，日本佬来了也没被吓跑。日本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，据说现在西湖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的炸弹，没有开爆的，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。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，没有开爆都吓人，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，爆破声震撼地的响，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，炸死的人畜无以计数，把杭州城里的人都吓跑了。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，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。但它们不会跑，只好听天由命。有些景点就这样被炸了，像岳庙和孤山上的不少景点，都是挨了炸的。

从岳庙往保俣塔方向走，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，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，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。有钱有势人的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，鬼子炸城前，这些人都准时跑了。日伪政权成立后，城里相对平静了，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。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佣人回来了，帮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，被新的日伪军政权给霸占了。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，院主姓裘，曾经是一个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，自己没有回来，派回来的下人又回来迟了几周，就被当时新组建的日伪浙江警备司令部占据了，院里的几幢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，像前院的三层主楼，做了司令部军官培训中心兼军官招待所；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，做了中心的办公地；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，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的私宅，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和保镖的公寓。一九四一年冬天，钱虎翼一家老少十一口被神秘人悉数暗杀（当时传言是除奸队干的，但至今都查无实证），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、保镖统统赶走了。于是，两栋楼又是人去楼空。总以为，这么好的楼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，却是一直无人入住，或派新用。究其原因，有权入住的，嫌它闹过血光之灾，不敢来

住，敢来往的人又轮不上。就这样，两栋楼一直空晾着，直到快一年后，在金秋十月里的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，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千多人，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。

入住西楼的是五个人，四男一女，都是伪军官，伪司令张一挺的属下。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副参谋长吴志国，此人是伪司令部首任剿匪队头目，负责肃查、打击抗日军事力量，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了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，深得新任长官张一挺的器重，不久便官升一职，当了堂堂副参谋长，主管警务、特务、军机三处，现在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正旺之际，趾高气扬，前程无量。然后第二号人物，是掌管着全军核心机密的军机处处长汪大洋，此人也是当中年龄最长者；其次是副处长兼总译电师李宁育。童小年既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，也可以说是第一号，他是张一挺司令的副官，属于那种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角色，官级不高，正营，但权限可以升及无限。唐一娜是唯一的女性，军机处的译电员，年轻，貌美，高挑的身材，艳丽的姿色，即使在夜色中，依然夺人双目。五个人，乘一辆日产双排越野车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像一个阴谋一样悄然潜入幽静的裘庄，最后消失在久无人迹的西楼里，令这栋闹过血光之灾的空楼，变得更加阴险可怖，像一把杀过人的刀落入一只杀过人的手里。

阴谋似乎是阴谋中的阴谋，包括阴谋者本人，也不知道阴谋的形状和内容。他们在睡梦中被人紧急邀集，然后像梦游似的来到这里，至于来干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带他们来的是特务处处长王田香，他告诉他们：这是张司令的指示。

王田香说：“司令要我转告大家，你们将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，以后的几天可能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所以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抓紧时间，

好好睡一觉，司令将在明天的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。”

这个夜晚对王田香来说，是兴奋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将他们安顿在此只是相关的一系列工作的一个小小部分，还有诸多成龙配套的事宜需要他去张罗完成。所以，言毕，他即匆匆告辞，其形，其状，令人激奋，又令人迷惑。

二

第二天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笼罩在西湖水面上的雾烟尚未消散，张司令的黑色小车已经孤独又招摇地奔驰在西湖边上。还没有到八点钟，小车已经驶入墙高院深的裘庄，径直奔向西楼。绕过假山和一架紫色的藤萝，车里的张司令已看得见西楼。王田香已接到门口哨兵的通报，恭候在楼前；在他背后，是两个荷枪的哨兵；哨兵的身边，竖着一块明显是临时立的木牌子，上书“军事重地 闲人莫入”八个大字。这些都是王田香在夜里落实的。奇怪的是，张司令的司机也被列为闲人，在他随行前往时，哨兵客气地挡住了他。

哨兵说：“对不起，请在白线外等候。”

司机愣了一下，看地上确有一道新画的白线，弯曲有度，把房子围了个箍，像迷信中用来驱邪避灾的画符。

因为夜里睡得迟，更因为没想到司令会这么早光临，一千人都起得晚，唐一娜甚至在司令上楼时都还在床上。司令如此之早（绝对是在第一时间）来看望大家，让各位都感到受宠若惊，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的庄严性和紧迫感。后来当他们下楼来，看到楼前的两位荷枪哨兵时，这

种感觉又被加强了一倍。他们是去吃早饭的，餐厅在前院招待所大楼里。王田香像个主人似的，带他们去。虽然夜里没睡好，但王田香的精神还是十足，脸上一直闪着足够的神采，好像奉陪的是一群远道而来的贵宾。这也给他们增加了那种庄严和贵重感。

待大家一走，西楼里便来了两个人，着便衣，携工具箱，在楼里楼外、楼上楼下察看了一番，好像是在检查什么线路。张司令是吃过早饭的，这会儿没事，便随着两人把楼里楼外看了个遍。这是一栋典型的西式洋楼，二层半高，半层是阁楼，已经封了；二楼有四个房间，锁了一间，剩下三间，看得出来，唐一娜独自住着一间，对门的一间住的是汪大洋和李宁育，另一间在楼梯那头，是个有阳台和卫生间的大房间，由吴志国和童小年住着。一楼除了厨房饭厅外，另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，小的以前可能是仆人住的，现由楼前的两名警卫人员住着；大的是会客室，现已经布置为会议室，会议桌由长条形的餐桌代替，看上去也挺像回事。最后，张司令在会议桌前坐了下来，翻看起带来的文书，酝酿开会的事情。想到他将给大家开个什么样的会，他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。讥讽中又似乎带点儿厌恶。

张司令的家乡在安徽歙县，他自幼聪慧过人，十八岁参加乡试，名列第一，是全县有史以来最年少的秀才。这使他的志向变得宏大而高远，但横空而来的辛亥革命打乱了他接通梦想的步伐，多年来一直不得志，不如意：心怀鸿鹄之志，却一直混迹在燕雀之列，令他过多地感到人世的苍凉，命运的多舛。直到南京城里挂满了膏药旗，他都已经年过半百、两鬓花白时，前途才开始明朗起来。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？一年前，他回乡为母亲送葬，被乡人当众泼了一瓢粪，气恼之余，他从勤务兵手上夺过枪，朝乡人开了一枪。乡人没打死，只是腿上擦破

了点肉皮，而自己的心却死了。他知道，以后自己再不会回乡，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。所以，在前任惨遭灭门暗灾、四起的风言把诸多同僚吓得都不敢继任的情形下，他凛然赴任，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勇气。快一年了，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，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。现在，他想着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，和这楼里即将发生的一切，他同样有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。

待那几个人用毕餐回来，会议即开始了。会上，张司令先是老生常谈地讲了一番当前全省“肃匪剿匪”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。他强调指出，当前地下抗日、策反活动出现了新动向，就是共匪活动比蒋匪还要频繁，还要猖獗。众人明显感觉得到，司令今天的心情似乎比往常要好，脸上一直挂着轻浅的笑容，言说的声腔也是爽朗有余，显得底气十足。这会儿，他不乏亲善地对大家说道：

“你们都知道，昨天下午，南京给我们发来一份密电，密电上说什么呢？一个代号叫老 K 的共党头子已经从延安出发，这几天就要到我们杭州。他来干什么？你们也知道，他是来阴谋策反的。策反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，所以也不是为怪。但是，这次策反行动来势之大，布置之周密，后患之严重，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加高度的重视。南京的密电确凿地告知我们，老 K 实系周恩来的特使，他将代表周在本月 29 日深夜，也就是三天后晚上 11 点钟，在孤山文轩阁客栈秘密召集在浙抗日、排日组织头目开会，并签署有关联合抗日、反汪协议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个会一旦开成了，联合活动搞成了，结果会怎样？结果就是弱不一击的鸡蛋变成铁蛋，耳聋眼瞎的散兵游勇变成统一指挥，小打小闹的活动变成军事力量。这无疑将给我们的剿匪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。所以，我们该庆幸，发现得早啊。”

顿了顿，环顾了下大家，他又接着说：“俗话说，好事成双，昨天是我的吉日，当然也是在座各位的吉日，下午是南京来电，一字值千金的电文呐。到了晚上，”指了指王田香，“我们王处长又给我送来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在这儿。”说着，把面前的一本厚厚的、脏不拉叽的，似乎是从泥泞中捡回来的书给大家看，“这是什么？是一本新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，各位也许家里就有。你们可能会想，这算什么礼物？是啊，我当时也这样想。但是王处长告诉我说，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；这是一个倒霉的共党在逮捕之前扔出窗外，企图抛尸灭迹的字典。”掉头问王田香，“王处长，是这样的吧？”

王田香点头称是，继而解释道：“共党住在青春中学的教师公寓里，在二楼，房间有个后窗，我怕他跳窗逃跑，上楼抓他前专门在窗外守了人。结果他人没跑，来不及了，但把这玩意从窗户里扔了出来，刚好被我的人拣到。共党命都要没了，还想着把它丢掉，不让我们得到，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名堂。”

张司令接过话头，“是啊，我也这样想，这里面一定有鬼名堂。他扔的不是字典，而是字典里藏的鬼名堂。所以，我细心地翻看起来。但是从头翻到脚，看得头昏脑涨，也没看出什么名堂，里面没有多一个字，也没有任何异情别样。后来，我去外面散步，出门前我把端在手上的茶杯顺手一放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是放在了字典上。等我回来再翻看字典时，奇迹出现了，扉页上有一些模糊的字迹，都是阿拉伯数字，圆圆的一摊，像是图章盖上去的。用手摸，那摊地方还热乎乎的。我晓得，这是因为我刚才把茶杯放在上面的缘故。这等于是破了天机，我马上想到，鬼名堂就在这扉页上，或许给它加一点温度，鬼名堂就会显露出来。就这样，我找来热水袋将这扉页焐了个透，然后你们看，就成了

这样子。”

张司令举起字典，翻开封皮，大家看到，麻白色的扉页上写满了浅黄色的阿拉伯数字，像电报一样，一组一组的。虽然字迹驳杂，但足以辨识：

012 3201 009 2117 477 1461……

“这是什么？”张司令说，“你们应该比我知道，这是一份加密文书。换言之，是一份密电码。为什么要加密？因为里面有重要情报。共党害怕它落入我们手头，那么害怕，以致死也不怕就怕它被我们得到，这又说明什么？说明里面的情报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是我们打着灯笼在寻觅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看看大家，自己回答道，“是的。那么现在想必你们也该明白了，我为什么深更半夜把你们拉出来，集中到这里来，就是要你们来破译这份密电。”

各位有些惊异，唐一娜似乎还嘀咕了句什么，但张司令视而不见，闻而不听，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情绪里，他啊啊地感叹道：“真是天助我矣。”一边起了身，踱着步，边走边说，“接下来我需要你们来助我矣。老天帮我显了形，但这还不够，我还要它显神，要把它深藏的谜底挖出来。我担心，我估计，这一定跟老 K 将在文轩阁客栈的密谋行动有关。若真如此，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，走到座位前，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，“那就是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破译它！”

也许是经历的坎坷太多，老秀才的脾性欠佳，有点喜怒无常，加上长期弄权，德性也是积重难返，不乏辣毒。如是这般，他在下属面前的威严是足够的，这会儿声腔一变，下面人的目光都静了。不过，今天他

心情好，不想要威风，点到为止。他看下面肃静的乖样，笑了笑，坐下来，尽可能和蔼地说道：

“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感到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们。虽然你们并非专职的敌报破译师，对共党电报缺乏了解，但是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为什么？一、我相信这份密电不会太难，难了共党也就无需扔它了，反正是破不掉的嘛，扔什么扔。二、在座的各位各有所长，吴副参谋长，对匪情了如指掌，可谓是匪情的活地图；汪处长和李副处长，都是老机要，破译的电报成千上万；唐参谋嘛，年轻有为，脑筋活，点子多，敢说敢想。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，你们四个人加起来，我敢说绝对顶得上一个专职破译师。总之，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。老实说，松井将军对此密电的破译工作非常重视，我向他一报告，他就说要派专人来协助我们破译，现在人已出发，下午即可到。当然喽，我希望我的人自己能破译，就是你们。这是你们，也是我，向松井将军效忠的最好机会，希望你们在这里抛开一切，集中精力，尽快破译这份密电。无论如何，在本月29日之前，也就是老K在文轩阁客栈行动之前，必须破译出来。我有种预感，密电的内容必定跟老K的密谋行动有关。换言之，我们这次最终能不能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，胜机或许就捏在诸位手中，你们要珍惜这一机会。成败论英雄，我衷心希望你们都成为英雄，扬我军威，也为自己美好的前程铺平道路。”

张司令的一席话，说得大家有点云里雾里，首先这封密电的来历之奇令人惊讶，然后把他们四个人聚在一起来破译这份密电，也是令人称奇的。如果说难，他们都没有专业从事破译敌报工作，平时破译的都是自己的电报，译电员而已，凭什么信任他们？如果说容易，又凭什么要让他们来立功领赏，而且还这么兴师动众。另外，司令今天的谈吐也是

有些异常，亦庄亦谐，举重若轻，故弄玄虚，好像司令换了一个人，又好像司令说的这些，并不是真正要说的。他们以为司令还会继续说下去，并且在下文中来解答他们心中的疑团。但是司令再说的话已是告别之言，他交代童副官和王处长关照好诸位的生活和安全，随后便乘车而去，令吴汪李唐四人倍感失落，失落得心里莫名地发慌。半个小时后，当他们轻易破译了密电后，方才还是莫名其妙的慌张，顿时像剥掉了掩人耳目的皮，露出狰狞的本质，把他们都吓瘫了。

正如司令说的，密电不难破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，容易得不能成其为“密”，只要初识文字即可以破解。其实，这不过是司令为等“专人”的到来，心血来潮跟大家玩的一个游戏而已，所谓破译，不过是根据页码数和行数、列数，去捡字而已：第几页，第几行，第几个字。如此这般，有了第一个字：此。

继而有了二，有了三……有了如下全文：

此份密电是假
窝藏共匪是真
门沓晃里拉屎
总有一日要天亮
当了可耻共匪
总有一天要被抓

全军第一处
岂容藏共匪
吴汪李唐四

你们谁是匪
这部密码我要破
检举自首都欢迎
过了这村没这店
错过机会莫后悔

可能也只有一个老秀才，得意之余才有这种雅兴：以诗讨伐。可作为一个老秀才，这诗文作得实在不美，或许是戎马多年耽误了他对美文的领悟力，喜欢直抒胸臆，主旨明确，力透纸背之类——就此而言，这无疑是一篇无可指责的力作，别说“吴汪李唐四”，连“之外”的童副官，都觉得它寒光四溢，后背凉飕飕的。

三

下午的早些时候，张司令的小车又驶入招待所，几个拐弯后，最后没有朝西楼开来，而是往东楼那边驶了去。车停之后，张司令忙煞地抢先下了车，打开后车门，点头哈腰地将车里的另一人迎接出来。此人穿的是便服，小个头，白皮肤，面容亲善，举手投足，略显女态。他年不过四十，司令的年纪足可做他的父亲，但司令对他恭敬有余，感觉是他的儿子。虽然扒掉了军服，但贴在人中上的一小撮胡子掩饰不了他的身份：鬼子。他叫肥原，自小在上海日租界长大，又长期从事特务工作，跟中国人交流毫无语言障碍，哪怕是你说浙沪土语，他也能听个半懂。他曾是鬼子驻沪总部司令官松井将军的翻译官，一年前出任总部特务处

机关长，是松井老鬼子的一只黑手。他刚从沪上来，带着松井的秘密手谕，前来督办老 K 要案。

楼里的王田香见他的主子来了，也屁颠颠地出来迎接。三人进了楼里，还没有坐下，肥原即问王田香：“怎么把人关在这儿？我刚才看这里的人进进出出很方便嘛。”那颌首低眉的模样，那温软和气的声音，与他本是责备的用心不符，与他鬼子的身份也不尽合适。

张司令抢先说：“王处长说，这样才能引蛇出洞。”

王田香接着说：“对，肥原长，我选在这儿，目的就是想将共匪的同党引诱进来，这是一张大网。”伸手把大半个庄园划在了脚下。

肥原视他一眼，不语。

王田香又解释说：“我觉得把他们看得太死，什么人都接近不了他们，共匪死了心，我们也就没机会抓到其他共匪了。我就有意网开一面，让他们觉得有机可趁，来铤而走险。只要有人来接头，不论明的暗的，都在我监视之中。我在那边每一个有人住的房间里都装了窃听器，他们在那屋里呆着，我们就在这里听着；他们出来了，去吃饭或干什么，我这里的人也全部都放出去，跟着他们去吃饭或干什么。我在餐厅里也安插了人。总之，只要他们走出那楼，我至少有两个人盯一个，绝对没问题的。”

张司令也讨好地说：“肥原长，你放心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你的部下个个都是好手。”

肥原打起官腔，“喂，张司令，田香是你的人哦，怎么成了我的部下了？”

张司令说：“我都是皇军的人，更不要说他了。”

适时，隔壁房间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我要见张司令！”

是唐一娜的声音，即使经过了导线和话筒的过滤，声音依然显得尖利，蛮横，震得屋子里的空气都发颤。正如王田香所言，那边房间里都安上了大功率的窃听器，那边人的一言一语，这边人听得一清二楚。

然后听到的是童副官带着冷嘲热讽的口吻说：“你要见张司令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这还用我说嘛，事情明摆着的。”

“我不是共党！”

“这也不是由你说的，嘴上谁都说自己不是。”

“你放屁！姓童的，你敢怀疑我，你等着瞧……”

肥原饶有兴致地听着唐一娜急促的脚步声咚咚远去，直到消失了才抬头问张司令：“这人是谁，怎么说话口气这么大哦？”听张司令说她是（伪）国防部唐副部长的女儿，他会意地点了个头说：“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吧，人家不是急着想见你嘛。”

就过去了。

还没有进楼，张司令就料到他们已经破译了“密电”，因为他发现楼里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死亡、腐烂的酸臭恶味，好像一年前的血光之灾刚刚又重演过。不一会，他从闻声而冲下楼来的童副官的脸色中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预感，于是也没了继续演戏的兴致，朝童副官挥手喝道：“把人都喊下来，开会！”

会议开得比追悼会还要沉重、落寞，大家的目光都含着，不敢弹出来，像怕泄露了机密或清白。张司令请肥原坐上席，肥原谦让了，率先在上席的右边位置上坐了下来，还客气地招呼大家都坐下。大家刚坐定，童副官轻手轻脚走到司令身后，呈上一页纸，后者看了看，冷冷一